

「四大名北」

最近，四川「瀘州東」火車站，「又」登上了新聞熱搜榜。該站實際距離瀘州市區還有三十多公里，但很多要到瀘州的外地乘客，被名字所誤導，下車後才發現，還要換乘巴士，長距離顛簸。之所以說「又」，是因為此事已多次被投訴過、建議過。但瀘州方面的「苦衷」是，火車站命名權在鐵路集團，當地沒有改名的權限。

其實，「瀘州東」遠非個案。更極端的案例，是被內地網民戲稱為「四大名北」的，湖北「孝感北」、湖南「邵陽北」、山西「陽泉北」、遼寧「盤錦北」等四個火車站。它們比「瀘州東」更加名不副實。

尤其是孝感北站，實際位於孝感市大悟縣高店鄉，距孝感市區近一百公里，大悟縣與孝感市區之間還相隔着孝昌縣，比從武漢到孝感還要遠。多年來，被誤導從孝感北站下車，四顧茫茫、欲哭無淚的乘客，始終不斷。试想一下，從香港西九龍到東莞常平，也不過九十多公里，若一個人要到香港，但在常平下車，該有多麼堵心？其他三「北」，也都位於遠離市區的縣，相距五十公里左右。因此，網民便以溫瑞安《四大名捕》的諧音，奉送了一個「四大名北」的名號。

這種調侃，也透露了苦中作樂的無奈。鐵路管理方振振有詞拿出「規矩」，比如，孝感北站等，是按「地級市車站」標準建設，需冠以地級市名稱。但規矩是人定的，更是為人服務的，不應刻板拘泥，即便要冠以地級市，何妨採用諸如「孝感大悟站」之類的兩便做法，而非讓公眾長期受困於「四大名北」的迷局，承擔無辜的代價。

作為乘客，尤其是一些對內地不太熟悉的港人，乘車時，對於名字有「東南西北」等後綴的車站，不妨多花點時間，仔細核對，免得跑了冤枉路，誤了行程。



瓜園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我們都是炎黃子孫

中國人常說，我們是「炎黃子孫」。炎黃，就是炎帝與黃帝。司馬遷寫《史記》，從《五帝本紀》開始講中國上古歷史，炎黃二帝既是歷史記憶中的祖先，也是神話人物。那麼，先說炎帝：炎帝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？

炎帝，即神農氏。《釋史》輯錄古籍說：「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。」牛，令人自然聯想到耕作，而神農最大的功績，正是帶領人們進入農耕生活。這位祖先最關心的，是一個十分實際的問題：大家今天吃什麼？

《釋史》又說，神農之時「天雨粟」，天上像下雨一樣降下穀物種子。神農看到之後，便開始耕種，又製造各種農具，「以墾草莽」，從此五穀生長，百果成熟。在此，神農想到，既然種子落在土地會長出植物，我們何不自己種？

後來傳說：有一隻紅色的鳥，口銜九穗禾苗，一面飛，一面把穀粒掉到地上，神農拾起來種植，結果長出了可以充飢的穀物。傳說愈傳愈精彩，但核心一直沒有改變：從等待大自然偶然給我們食物，到懂得選擇、耕地、收成，人開始主動解決「餓」這件事。

吃飽了，問題還未完：人會病。於是，傳說中的神農又去嘗百草，辨別植物的性質，找出哪些可以食用，哪些可以治病，哪些又會令人中毒。所以，炎帝神農氏的故事其實非常集中：他解決的，都是生存問題。

肚餓，就研究怎樣種出食物。生病，就研究草木能否治療。農業與醫藥看來是兩回事，但放回神農的故事，其實是同一件事：人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自然安排，而開始觀察自然、理解自然，再從中找出活下去的方法。
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把神農放在文明祖先的位置。祖先留給後人的，不一定只是一條血統。說我們有神農的基因，是因為這個祖先故事把一種能力放到了文明的開端——遇到生存問題，就想辦法解決。

天不掉粟了，我們便自己種。人生了病，我們便去找藥。從農耕到醫藥，炎帝神農氏代表的是一種很樸素的創造力：先活下來，再活得更好。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過日子，本是最正常不過的事。近來，網上卻有一些年輕人以「純過日子人」為「人設」，宣告要把日子當成日子來過，不給過日子太多「附加題」，也不過度求解。看到網上這些討論，我忽然想起海子那首非常著名的詩，「從明天起，做一個幸福的人。餵馬，劈柴，周遊世界。從明天起，關心糧食和蔬菜」，詩中所寫的「幸福的人」，可能就是「純過日子人」吧。

對於「純過日子人」來說，旅遊就是旅遊，不是為了打卡；喝茶就是喝茶，不是為了出片；跑步就是

周末在深圳搭朋友的便車，完整體驗了一把「智能駕駛」。

從自家地下停車場的車位開始，朋友就淡定地啟動了智駕模式。雖然他全程將雙手輕搭在方向盤上，但實際上，從駛出車庫、匯入街道、識別路況轉向，再到精準駛入目的地的停車場並泊入車位，所有的動作全由車輛自主完成。坐在副駕的我，眼睜睜看着方向盤自主轉動，不禁感慨：未來已至。

這種感覺奇妙又魔幻。車子的表現堪稱完美，但朋友笑着說，這在目前的定義中依然只能算作「輔助駕

張國榮七十歲冥壽，由他主演的王家衛名片《阿飛正傳》4K數碼修復版，適時上映，我又進場重溫這齣經典之作，獲贈海報一張是意外收穫，再次聽見張國榮說出「一分鐘的朋友」、「無腳的雀仔」等金句，然後想像置身於那個不曾經歷過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，才是重要目的。

張國榮飾演的旭仔，玩世不恭，個性反叛，不受拘束，吃飽了沒事幹，女人見一個抱一個，但從蘇麗珍（張曼玉飾）到咪咪（劉嘉玲飾），旭仔不見得對她們有愛。或許他根本

洛杉磯博覽公園的草坪上，趴着一艘銀白色「飛船」。中國建築師馬岩松用一千多塊白色玻璃纖維弧形面板，拼出這個幾乎找不到直角的流線型體。魯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，本月二十二日正式開幕。

馬岩松沒有把這座建築當成傳統博物館。他把整棟樓抬離地面，白色曲面從地面緩緩升起，中央形成寬闊的拱形公共空間，底部變成可穿行、可停留的城市廣場。他說靈感來自中國傳統園林，將「天人合一」放進設計裏。

這座博物館是《星球大戰》電影創作者佐治·魯卡斯和妻子梅樂蒂·

跑步，不是為了步數；難過就是難過，不再深究是原生家庭造成的問題還是自己「存在人格缺陷」，簡而言之句話，就是「把自己的日子奪回來」。

為什麼用「奪」呢？因為，我們的日子在不知不覺中被互聯網「搶」走了。氾濫的社交媒體，誘使或迫使我們曝光自己的日子，甚至把它的每一個碎片都變成吸引注意力的工具。人類天性中，似乎本就隱藏着對注意力的渴求。這大概是人類「動物前史」最牢固的殘留。當互聯網給了每

駛」。不管這輛電動車多麼聰明、多能幹，司機依然是這輛車的法定駕駛主體。也就是說，手絕不能離開方向盤，眼睛得持續監控周邊路況，萬一有什麼突發狀況，司機必須隨時接管，責任也得由人來背。

當然，規則也在拚命追趕科技的腳步。內地目前正逐步推動更高階自動駕駛的試點。在今年新修訂的相關法律中，就已經為自動駕駛新增了特別章節，去釐清輔助與自動駕駛的法律邊界。只要滿足特定條件，司機理論上終於可以「脫手脫眼」，萬一出了事，責任也會從駕駛員轉移到系統

對什麼都沒有愛，女人可以拋棄，大屋可以不要，車子可以送給朋友歪仔（張學友飾），香港也可以說走就走。咪咪問歪仔，知不知道旭仔腦子裏在想什麼，歪仔說不，恐怕連旭仔本人也答不了。

旭仔心中未必有愛，但肯定有恨。他恨養母（潘迪華飾），怪她告訴自己不是親生，又不告訴他生母是誰，從此說不出一句好話，把貪她錢但至少讓她快樂的男人痛打一頓，總之不讓她好過；他也恨生母，都千里迢迢到菲律賓找她，卻不願見他，然



▲魯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。作者供圖

質伯森共同創辦的，設有三十多個展廳，首展匯集一千三百餘件作品。魯卡斯花了十七年才走到這一步——在芝加哥和三藩市相繼碰壁，最後落腳

圓滾滾柯爾鴨

潔白的柯爾鴨（Call Duck）有着圓滾滾的身材、短短的嘴巴、黑亮亮的大眼睛，再配上一副永遠像在發呆的表情，乍看之下，簡直就是從寶可夢世界走出來的「可達鴨」。牠們個子小巧，成年體重通常不到一公斤，是現存最小型的家鴨品種之一。

柯爾鴨有着相當有趣的身世。牠們在荷蘭已有數百年歷史，過去並不是單純為了「賣萌」而培育，而是利用尖亮的叫聲吸引野鴨靠近，協助獵人捕捉野鴨，因此才有了Call Duck這個名字。

但別被牠們的迷你外表騙了。柯爾鴨並不是「小型版、低難度」的寵物。首先是聲音，相當響亮，這也是牠們當年能擔任誘鴨的看家本領。如果房間的隔音不好，飼養前最好三思。

另一個問題就是「便便」。鴨子不像貓狗那樣容易建立固定排洩習慣，不能指望牠乖乖去廁所；而



萌宠集
焯仔
逢周五見報

「純過日子人」

一個平凡的人曝光自己的機會，誰不想晒出自己的人生呢？於是，注意力泡沫大量浮現，堆積於網絡空間，當這些泡沫加之於人，又成為過日子的負擔。

「你好久沒發朋友圈啦？」「怎麼沒給我點讚？」「這幾天咋沒在群裏冒泡啊？」「最近你的走路步數怎麼變少了？」一句句「問候」之下，分享成了例行任務，獨屬於自己的日子，變成了共享的信息，過日子成了數字勞動，我們成了這條數據流水線上的「無償勞工」。做一個純過日子的人，說到底，就是逃離這條隱形的

流水線。

純過日子，並不是放棄對意義的追尋，更不意味着麻木地對待世界，而是為了從信息過載的倦怠中掙脫出來，讓心靈在時光清流洗刷下變得更舒展，真正以個體的名義感受世界的豐富性。



知見錄
谷中風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方向盤上的未來

或車企身上。不過，這目前僅限於特定的試點車型。對於我們這些普通消費者日常購買的量產車，依然得乖乖受現有規定約束，絕對不允許雙手離開方向盤。

回頭看看香港，其實我們也早已開始更新相關法例，為自動駕駛車輛的測試和應用提供空間。如今在科學園、西九文化區或是機場，都不乏自動駕駛車輛的試點身影。只是，要讓那種高度智能的私家車真正駛入彌敦道、皇后大道中那般錯綜複雜的日常車流，或許還需要時間。

坐在那輛彷彿擁有自我意識的車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接近永恆的一分鐘

後他頭也不回轉身就走，還拋下一句狠話：「既然她不給我機會（見她一面），我也一定不會給她機會。」

跟旭仔這個角色相對的，是劉德華飾演的超仔，二人個性似乎大相逕庭，但安分守己、沉穩得多的超仔，似乎對蘇麗珍有情，後來從警察轉職行船，不再「腳踏實地」了，更在異鄉重遇旭仔，注定要在對方的最後時光陪伴在旁，見證「無腳的雀仔」落地（死去）一刻。是一種不能言喻的生命交集，在某個命運軌跡遇上，又在某個命運軌跡分道揚鑣；蘇麗珍、

咪咪、歪仔、養母、生母亦然。也不得不再一次回味，片末的最後一分鐘，周慕雲（梁朝偉飾）怎樣照鏡、梳頭，整裝待發，大概是香港電影史上耐人尋味的一幕。那是另一個命運軌跡的始端，而那個故事，也許花樣年華。



雜果賓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魯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

洛杉磯。他說：「我習慣了做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，但這一個差點把我打垮。」

星戰迷最關心的，是開幕特展「Star Wars in Motion」。展覽聚焦首六部《星球大戰》電影的載具與機械美學，重點展品之一是 Luke Skywalker的X-34陸行艇。這架破舊飛行器在現實中是圍繞一輛Bond Bug三輪車的底盤建造的，拍攝時劇組用反光材料和鏡頭角度藏起車輪，製造懸浮效果。塔圖因的雙太陽下，Luke那架缺了整流罩的左舷渦輪，是星戰設計中的經典。

博物館裏星戰相關展品只佔百分

之七。魯卡斯從大學時代就用零用錢收藏漫畫原稿，後來又買下插畫家洛克威爾和派瑞許的畫作。他說：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到這裏，但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在意——要向插畫家致敬。」這座博物館想做的事很簡單：讓人們重新看見那些一直在講故事、卻很少被當作「藝術」來看待的東西。



館藏擷英
間雅
逢周五見報

刻骨銘心時光展

本月樂壇「校長」譚詠麟在紅磡香港體育館開演唱會，與此同時他的歌迷會（簡稱ATI）亦自發自資辦一個公開展覽，名為「我在意。譚詠麟 刻骨銘心時光展」。

參觀後，不得不讚ATI對偶像的熱情和策展能力，因為展覽比我預期專業和精彩。展覽安排在中環一間私人展館舉行，交通便利，但為期四天的展期，對沒找贊助的歌迷會而言耗費不菲，已是誠意可嘉；再者，「校長」出道至今數十載，成就涵括歌、影、視範疇，接受過的訪問、出過的專輯、拍過的照片如恆河沙數，歌迷可以一一收藏，但辦展覽要面對場地有限和搬運困難的問題，收集、分類和篩選無疑是龐大工程，更要兼收藏者的意願、參觀者的興趣、展品的價值等。讓人驚訝的是，現場的布置分區、打卡位置、專題演講等，既能涵蓋「校長」事業的不同階段，又有不同展區集中展

示其成就驕人的項目。我印象最深刻是有關校長獲得「最佳男主角」殊榮的展區，竟見到大量一般影迷從沒見過的電影發行宣傳物品，如《至尊無上》《陰陽錯》和《愛的逃兵》的道具、精品和戲院宣傳專用劇照，加上整條參觀路線上滿是歷年剪報、雜誌封面、黑膠唱片等，展品數量驚人，讓人目不暇給。

現場人山人海，非常熱鬧，其實已不是一個歌迷應援活動那麼簡單，堪稱香港流行文化發展的詳細記錄與回顧。展覽雖已完結，但有關文化發展和推廣的部門想來可以跟ATI聯絡，合作重展，相信定可成為具吸引力的一項盛事。

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